

QINGNIAN YUANCHUANG SHUXI
青年原创书系

长篇社会婚恋小说

不婚

刘利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木婚

刘利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木婚 / 刘利著. —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9.11

ISBN 978-7-5006-9007-8

I.木… II.刘…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84586 号

书 名: 木 婚

作 者: 刘 利

责任编辑: 庄 庸

特约编辑: 许 洁

装帧设计: 高永来

出版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东四十二条 21 号

邮 编: 100708

网 址: www.cyp.com.cn

门市部电话: (010)84039659

印 刷: 三河市君旺印装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00 × 1000 1/16

印 张: 13.5

插 页: 1

字 数: 21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1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8,350 册

书 号: ISBN 978-7-5006-9007-8

定 价: 29.80 元

本图书如有任何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务中心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 84047104

“青年原创书系”编委会

顾 问： 蔡赴朝

主 任： 冯俊科

副主任： 王野霏 梁成林 孙 瑛

杜淑华 曲 仲

委 员： 韩方海 马春玲 喻 萍

王会友 冯献省 马 峥

俞 斌 韩敬群 尹崇捷

刘 凯 左 文



目 录

- 一 婚礼 1
- 二 房子 18
- 三 孩子 29
- 四 官司 68
- 五 偶遇 81
- 六 生活 152
- 七 单程车票 187
- 后记 207

一 婚礼



1

童琨跟许泽群从从容容谈了五年恋爱，可是婚却结得仓促忙乱，甚至荒诞。

他们的婚期定在腊月二十八。许泽群的单位二十五放假，好不容易弄到两张火车票，从深圳赶到上海，已是年二十七。他们还要过长江，才能到江对面的南通市，到许泽群的家。可是迢迢千里都过来了，一条长江却比万重关山还难以逾越。凌晨的十六铺码头早已是人头涌动，售票窗口前更是人山人海。

许泽群面对这架势不禁垂头叹息一声。童琨拉紧了许泽群的衣襟，心底也是一筹莫展。

许泽群脱了大衣，摆出了要冲到人群中去买票的架势。

但他又把童琨的大衣也给脱了。他把行李能拢在手里的拢在了手里，能背在肩上的背在了肩上，最后他用身体拱了拱童琨，扬起下巴示意童琨往售票窗口的墙沿去。

他说：“你从那个边边上挤进去，我在外面接应你。”他要他的未婚妻上阵。

童琨见他如此编排，自然不乐意了，她噘起了嘴巴：“你是男人，竟然叫我去挤！”

许泽群嘻嘻笑着，哄她说你瘦小么，更容易挤进去，再说别人看你是女的，多少会让着点。

童琨就不多说了，噘着嘴往队伍里挤。在学校的时候，这样的时间多了，举凡有紧俏的电影票要排队什么的，都是童琨想方设法去加塞。五年多了，也习惯了。

一个小时后，童琨满头大汗地举着两张船票出来了。许泽群在给童琨披大衣的时候乘机拢了拢童琨，算是对未婚妻一小时辛勤劳动的一点奖赏。

婚礼

童琨脸上的愠怒也就变成了一抹甜蜜的笑容。童琨这样的小女人是容易哄的。

船票是下午五点的，还有大半天的时间，正好可以在上海逛逛。

他们要买些衣服鞋帽。即便不是结婚，每年从深圳回江苏，路过上海，他们都要买这些东西，因为上海比深圳便宜。

天阴阴的，还下着蒙蒙细雨，看来过年没有好天气了，而他们结婚的日子，天气也必定好不了了。

他们在南京路上兜兜转转。童琨买了件彤红的高领羊毛衫，一条毛料西裤，藏青色红格短大衣，这就是新娘子新婚那天的全套行头了。许泽群在童琨的再三劝说下，勉强买了一条西裤和一双皮鞋，准备第二天做新郎的时候穿。许泽群在花钱方面素来俭省。他不认为结婚就该买什么，所以他连婚戒都没给童琨买。上海的这场采购花去了一千多元，几乎赶上他们深圳两年的所有服装购置费用。

他们在上海一家老字号的面条馆吃了碗雪菜肉丝面。出门的时候，天上的细雨变成了雪，气温骤然下降了。冷风吹在童琨脸上，她拽紧了许泽群的胳膊，把脸靠在他的呢外套上。那衣服也是冰凉的。天气那么阴郁，她忽然有种彻骨的忧伤。

许泽群对童琨一切细微的感觉浑然无知——他向来是个粗糙迟钝的男人。此时他忽然拉着童琨奔跑起来，有一路电车到站了。他们要赶这路车去十六铺码头。

时值下班时分，他们的车堵在南京路上。等他们赶到十六铺的时候，他们的船已经开走了。童琨辛辛苦苦买来的票作废了。

此刻的童琨，忍不住泪流满面，泣不成声！

她要结婚了，第二天就要做这个相恋五年的男人的新娘，但是童琨一点都没有感到开心快乐。结婚，于他们而言，是那么自然平常、水到渠成的一件事。倒是这不妥当的一切，在这稀松平常中凸显出来，天气不好，买不到票，买到票又废了……如果他們要相信兆示的话，这一切决不是个

好兆头。

许泽群在童琨尽情哭泣的时候坐在一边发愣。他让她哭了一会儿，最后说好啦好啦，哭也没有用，谁叫你买东西的时候磨磨蹭蹭的呢！

他非但不哄她，反而还来责怪她。他当然不知道，童琨哭，不仅仅因为不能回去了——将要做新娘了，她有太多太多的理由要来哭。撒娇要哭，害怕要哭，心情不好要哭，无可奈何要哭……总而言之，童琨是个爱哭的女人。她对自己心爱男人的武器似乎只有一个，那就是哭。谈恋爱的时候哭，要结婚了哭，结了婚还哭，直到做了妈妈也哭。最近这几年童琨倒是不哭了，但是她常常觉得生活中少了点什么，后来她知道了，那就是她的眼泪。对女人而言，断绝眼泪是绝经前的一个热身，等到绝了经，女人也就像河流一样彻底干枯了。

童琨哭够了，抬起泪眼婆娑的脸。

许泽群这才来逗她：“羞不羞呢，这么多人面前把自己弄得大花猫一样。”

童琨不好意思起来，心里却为许泽群这句话舒坦了许多。这一场大哭，哭得脸上狼藉。由头也不是那么充分，但是因了这句话，所有的错乱都有了一个顺理成章的起因和结果，那就是童琨哭了半天，不过是要许泽群这么一逗而已，什么天气、什么堵车误船都不过是个由头而已。其实在童琨看来，回不去哪有那么严重啊，大不了不回去了，在上海住一个晚上，他们两个就把婚结了，这不也挺好的么！

现在，他们要重整旗鼓，开始另一场奋斗，为两张船票而奋斗。

现在，所有的船票都卖完，弄到票的唯一途径是从票贩子手中买票。可是春运期间，对倒卖车船票抓得很紧，万一抓到，买的卖的都要受罚。

许泽群又推了推童琨：“你去。”

童琨只好擦干脸上的泪水，四下瞄了瞄，觉得安全了，开始接近一些可能的目标。很快，她找到了一个，那个人警觉地示意她跟他到一个僻静的角落去。童琨尾随过去，许泽群则尾随着他们。他们找了个人少的地方，从事地下活动一样一个掏出票一个掏出了钱……就在这时，不知从哪个角

落里蹿出一个黑影，在他们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黑影一把揪住了他们。

“好啊，人赃俱获！”黑影得意地叫道。

他们这才看清，这动作敏捷的黑影居然是个老头。他应该是治安联防队之类的机构的，没有袖标，是个便衣。老头有力的手死死揪住了两个人的胳膊：“跟我走，跟我到办公室去说清楚！”

那个卖票的嘴里忙不迭地分辩求情，老头哪听他这些，只把两人拖着走。童琨被拖拖搯搯、踉踉跄跄地往前。她不时地往后看，许泽群在后面。他站在那里，既没有跟着去，也没有上来理论的意思，只是眼睁睁地看着童琨被老头带走。

童琨虽不时回头看他，可她也并不希望许泽群来帮她。她知道他帮不了她，弄不好还把自己给搭进去。她想起他们的“第一次”。

寒假的时候，她住在许泽群的宿舍里。半夜的时候，她忽然害怕起来，问许泽群，这时候你们学校发现了怎么办？

许泽群想了一会儿说，我不怕，是你在我这里。

当时的童琨有点不明就里，没有追根究底，后来她才有点明白，他的意思大概是如若学校发现了，女孩子在他这里，表示是女孩子主动的，至少他可以不必负主要责任。这个推断让童琨有点心寒，但是这并没有影响到童琨对许泽群的爱恋。在热恋的海洋里，呛一口水实在算不了什么。

童琨被联防队老头审讯了一个多小时，最后老头大概是看童琨态度端正人又长得楚楚可怜的样子，也就放了她。童琨走出联防队的小屋，就看到许泽群趴在窗下看她，见她出来，便乐滋滋地迎了上去。

童琨有点惊魂未定，一把将他抱住了。

天上还在下雪，童琨把头埋在许泽群的怀里，眼前是来来往往摩肩接踵的人群，童琨只感到无以言表的无助和孤独。

没有人帮得了她，没有谁会来帮一帮她，包括这个将要成为她丈夫的男人。

他们复又回到候船厅，相顾无言。

两天一夜的火车硬座，早就累得筋疲力尽，又是一天的奔波劳累，回



家的票还不知在哪里，他们实在说不出一句话来。

童琨已经想说了，要不，我们就不回去了，在上海过一个晚上。几次话到嘴边，又给咽了回去。她知道这个建议是不可能得到实施的。许泽群是家里唯一的儿子，父母的大孝子，每年过年，千难万难他都要赶回去，更何况他们还要结婚，家里已经邀请了八方亲朋好友要大摆婚宴呢！

已经不知道有多久的沉默，忽然他们眼前的通道上汇成了一股人流，人们都在朝一个方向疾步奔跑。童琨还没有反应过来，许泽群就拎起行李，跟童琨说，快跑快跑！

许泽群说完已跑到前面去了，童琨只得糊里糊涂地跟着跑过去。也不知许泽群哪来那么大的劲，手里拖着行李箱背上背个大背包还跑得飞快，童琨给夹在人流里挤来撞去，追也追不上。通道上的人流越跑越快，童琨跑了一段这才知道他们在向码头跑。

检票的门不知怎么打开了，居然没有一个人验票。这无人看守的敞开的检票口，无疑给了所有没票而又急着往回赶的人们一个莫大的希望。人们从四面八方玩命地奔过来，然后在这个检票口挤成一团。

困在人群中的童琨根本无法看到许泽群。起先她还伸长脖子到处找寻，很快她放弃了这种努力。她感到她处在人群汇成的巨浪中心，她被这巨浪挤压裹挟着，她不能动弹不能呼吸，她想叫叫不出声。大滴大滴的汗珠子从她脸上掉下来，她的脸又红又涨。她想她这就叫面临灭顶之灾了！绝望的泪水和着汗珠子，大滴大滴地从童琨脸上滚了下来。

有的人越过了检票口，欢快地奔向了码头。检票口这边人却越来越多，越来越挤，呼喊、叫骂、哭闹声响成一片。过年，回家过年，俨然成了一场逃难！

就在绝望的童琨还剩最后一口气的时候，大批的警察从天而降。他们迅速封锁了检票口，堵住了鱼贯而出的人流。童琨给堵在检票口内。她本以为这下人群该松动一点了，但是她周围的人却挤得更猛烈了。人们试图抓住一丝渺茫的希望。童琨就在这时“哇”地一声哭出声来。她哭得那么响亮，好像所有的能量都被挤压进了胸膛，现在毫无阻挡地迸发了出来！

她放开嗓门毫无顾忌地哭着，几乎吸引了所有的视线。是的，再没有

比这更伤心的了，她非但差点结不成婚，她还差点死过去！

两年前，她从这里奔向深圳，现在又从深圳奔回这里。遥遥迢迢，山高水远，她奔来奔去地，到底是为了什么？她想不明白，路总是那么长，人总是那么多，自己究竟有多渺小，究竟在何处飘摇？而她即将全副身心托付的那个男人，到底能不能带给她期盼中的庇佑与福祉？

她的哭声吸引了人们，也吸引了警察，警察过来为她拨开人群。她觉得呼吸畅通了。她止住了哭，这才意识到自己很可能跟许泽群走散了。

几分钟后，码头上响起一声汽笛的长鸣。一艘客轮离港了，许泽群就在那个船上。他冲到船上很久等不来自己的未婚妻，也才意识到自己只顾玩命地往前跑，却把他翌日就要成婚的未婚妻丢在了上海！

2

童琨在上海住了一个晚上，长途劳顿后终于有张床睡觉，所以头一挨枕头就睡着了。第二天醒来已近十一点。

她用半小时的时间想了想要不要去南通。许泽群如此荒唐地把她这个未婚妻弄丢了，她完全有理由任性一下——不去南通把婚礼误掉，这也算是对许泽群的一个惩罚。但她还不是一个任性到一切都不管不顾程度的女人。她的任性不过是一点小性子罢了。最后，她还是抱着一丝渺茫的希望去了十六铺码头，仍然没有票。她这才死了心，咬咬牙，花500元打了一辆的士往南通。

已近年关，一路上车不好走，到南通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南通城的薄雪开始融化，到处湿湿的，很是阴冷。许是快过年了，街上行人稀少，街灯也昏暗惨淡。

许泽群家在工人文化宫旁边的一栋住宅楼里。文化宫门前算是闹市口，也是小商小贩聚集的地方。冬天卖羊肉串、油炸鹌鹑、臭豆腐，夏天卖酸梅汤、凉粉、鸭血汤……一个人的爱情，与其说与这个城市有关，倒不如说与这个城市的细节有关，比如这个城市的景致、地方风味等等。童琨和许泽群在南通的恋爱，就离不开这些小东小西和小吃。平凡人生的爱

情似乎就是这样朴实琐碎，但也滋味隽永、令人回味。

现在，文化宫前小广场上的小商小贩已寥寥无几。处处如此寂寥，童琨想，这就是她大喜的日子带给她的感受。她不相信兆头之类的说法，但在这与喜庆气氛大相径庭的感受中，童琨还是觉得自己婚姻的前景变得扑朔迷离、艰深难测起来。

她踩着一路的雪水，抵达许泽群家。许家大门紧锁。手机没电了，她无法跟许泽群联系上。如此情势下，她能够猜想到许家的婚宴正如期进行。这是许泽群的做派，定好了的事情天塌下了也去办，婚礼缺了新娘没什么，只要不让自己的父母为难，就算新郎也缺席，他也能让许家把婚礼办了。其实也由此可见，许泽群早已把童琨看成了他的掌中之物，或者说，一场婚礼于他而言是那么重要，比新娘重要，比新娘是谁更重要。

童琨知道许家的酒宴摆在南通大饭店，新房也设在那里。其实她并不喜欢那个饭店，太豪华扎眼，不如幽静平朴的文峰。前者适合众人喧哗，后者宜夜半无人、窃窃私语。许泽群当初在大饭店和文峰之间无法取舍。他个人偏爱文峰，他也知道童琨喜欢文峰，但他的父母坚持在大饭店。老年人都喜欢气派豪华，特别是许泽群父母那样的父母们，自己庸庸碌碌一辈子，也就一心指望子孙光宗耀祖，给自己争面子。

这一回，童琨依了许泽群，实质上是依了许泽群的父母。恋爱五年，每逢两人有了分歧，多半是许泽群依童琨。而在一些大事的选择上，比如什么时候见双方父母、放了假去哪家小住一段时间等等，都是童琨依许泽群。如是这样，童琨一直记着许泽群刚跟她恋爱时说的那句话。她问他最喜欢自己什么，他说是通情达理。这顶高帽子戴了，她只好越发地通情达理下去。

现在，她不想去大饭店。她宁可出去闲逛着等他们。

童琨刚走到楼下，就见许泽群迎面走来。

两人对面，却只有须臾的一眼相望，好像上海的逃难和荒唐都未曾发生。但是在此之前，童琨倒是想过很多遍见到许泽群的场景。依她的性子，她是要扑到他怀里撒娇，撒尽委屈和辛苦的。可是，这几天所经历的一切，

婚礼

弄得人应对起来都力不从心，谁还有心思来撒娇呢？

许泽群显然是个忙碌的新郎官。童琨靠在他身边，都能感受到他身上沾染着各种忙乱和喧嚣的影痕和味道。许泽群没有惊诧于童琨的到来，他甚至都没有问她怎么赶到南通的，他只是拉起童琨往外走。

童琨被他拖着，很不情愿地说：“我不去大饭店，你就不要说我到了好了，我在外面转转等你们回来。”

许泽群不容她多说，走到路边，扬手打了辆的士。他说：“南通大饭店。”

童琨不说话了。她扭头看着窗外，眼睛红红的了。两人都不说话。

车到了大饭店，许泽群对童琨说：“来了这里，你就要高高兴兴的，第一要让我父母高兴，第二要让客人高兴。”许泽群说这话的时候满脸严肃，好像童琨是他可以号令的下属，一切行动都得听他的指挥。

童琨又要哭了。结婚竟把自己结得那么委屈，把许泽群也结得那么不近人情。

车停下了，许泽群却不下车，他又吩咐司机：“去工人文化宫。”

又打道回府了，司机有点摸不着头脑，童琨也蒙了。可是许泽群又坚定地说了一遍：“去工人文化宫。”

司机把车启动起来，快到工人文化宫的时候，许泽群跟司机说：“停。”

车停在文峰饭店门口。

许泽群拉童琨下了车。

一下车，他就把童琨紧紧拥在怀里。他有力的身躯把她裹到一株腊梅树下，急切疯狂地拥吻她。他的唇从她的眼睛、鼻子、嘴唇、下巴一路滑下去，最后停留在她的颈脖上轻轻噬咬。

童琨被许泽群突如其来的一系列举动弄昏了。他一向是个沉静稳重的人啊，怎么忽然如此这般地冲动起来？

童琨还是闭上了眼睛——她在男人炙热的气流下晕眩了……

许泽群的热度仍在急速上升。他的嘴又从童琨的脖子滑到了她脸上。他开始咬童琨的鼻子、眼睛和脸颊。他把她弄疼了。她低吟起来。他就放

弃了嘶咬。但他张开了嘴，用他的嘴唇吞裹着她的面颊和颈脖，几乎试图把她裸露在棉实的冬衣外面的每一寸肌肤和骨肉都吞咽下去……

他一只手搂紧童琨，另一只手忙乱地扯起了童琨的外衣、毛衣和内衣。那只手像风中滑下的纸鸢一样，准确无误地抵达了那个温暖的小山丘。

他终于安静下来。

童琨也安静下来，小兔子一般静静地偎在他怀里。她小巧圆润的乳房静静地蛰伏在他的掌心里。他们吻在一起，彼此能听到对方慌乱的心跳。寒风吹来的时候，童琨才有一点清醒的意识。她知道自己的身体变得花朵一般的柔曼饱满，渴望开放与舒展，她抱紧了许泽群……

许泽群把她抱起来——他居然那么轻松地把她抱了起来。她那么绵软，他也显得那么的孔武有力。他抱着她径直向酒店走去，他就那么抱着她，旁若无人地穿过了酒店大堂……

他已在这里订好了房间。

童琨这才明白，这是许泽群给她的婚礼。这是一个夹缝中的婚礼，在时间和繁杂凌乱的现实夹缝中，显得那么短暂而又完美无缺。这惊鸿掠过般的浪漫啊，童琨想，她是要来记取一生的。

一个小时后，他们从酒店出来。许泽群再三叮嘱她，要开心一点，要听他的话。童琨还能说什么，他要自己的父母开心，又不能过于怠慢自己的新婚妻子。他早先定好了房，说明他知道她千难万阻都会过来，他嘴上从来不说，可是有时他懂她几乎超过了她懂自己。

她会做他的好妻子的，要做他的好妻子，就要先做好儿媳。这一点，童琨很明白。

3

童琨和许泽群赶到婚礼现场的时候，贺喜的人们已酒过三巡。

整个晚宴现场呈现出一派喧嚣杂乱的气象，人声鼎沸、杯盘狼藉。现在，迟到的新娘亦未能使喧闹的现场安静下来。

事实上，他们是在大学谈的恋爱。许泽群家亲朋好友几乎没人认识她。而她现在，也实在不像个新娘，身上穿的虽是上海买的一套新装，但羊毛衫配大衣的打扮也过于简单，丝毫没有新娘该有的隆重派头。

童琨被许泽群牵了去见他的父母。儿媳的到来使两位老人笑得合不拢嘴。他们拉着童琨的手问长问短。宴席的喧哗热闹、老人的嘘寒问暖使童琨的心头烘热起来。她忽然喜欢上了这种感觉。而在一个多小时以前的所有人生中，她又多么不喜欢如此这般的一场婚礼。

似乎很多未婚女人都对自己成为一场盛大婚礼的漂亮新娘心存憧憬，但是她童琨不——新娘像一个木偶一样在众人面前展览自己的美丽与幸福，接受人们心不在焉甚至言不由衷的祝贺。她向来认为婚礼只与两个人有关，至多与两个人的父母相关，其他前来道喜的各色人等，不过是囿于人情往来上的无奈罢了。

现在，这人间的冷暖情怀，就这样轻易地俘虏了童琨，使她对俗世的浮华哀凉心生渴望。

迟到的新娘童琨在接下来的婚礼中圆满地履行了新娘的义务——她给每一桌宾客敬酒、接受并答谢所有宾客的祝福；宴席散去的时候，恭候在酒店门口，自始至终满面春风，与每一位宾客辞别……

最后，客人差不多都散尽了，留下许泽群父母的一堆牌友。这样的场合他们必是要打牌的，许泽群父母都是麻将迷。这时，许泽群多了一句话，说：“爸妈，你们就不要回去了，在我们房间打牌。酒店有暖气，家里太冷了。”

许泽群的父母向来是沾了牌就犯迷糊，什么都不管不顾的，加上酒喝多了，竟一口应承下来。他们的一干牌友，跟这两个老牌迷都半斤八两的，竟也没一个反对。倒是几个大婶模样的，有几分忸怩地悄悄瞄了瞄童琨。童琨脸上还是笑咪咪的。她们也便放宽了心，嘴上则颇为善解人意地说：“那就玩一会儿，少玩一会儿就走，就当咱们闹新房了……”

一千人吆三喝四地到了童琨新房里，摆了两围，还拉童琨就坐。童琨推说不会，许泽群就揭穿她说哪里呢，你就别装了，跟伯伯大婶们玩玩吧。说完，还挪了凳子过来，坐在她旁边说：“你来，我帮着你。”一边的老公

公公也一个劲让她玩，说如是不会，更要学学，将来到了深圳找不到牌友还指着儿子媳妇陪他们玩呢。

公公这么一说，童琨也就不好推了，坐下来跟大家打麻将。多出来的三五个，是拿定“看斜头”（南通方言：看牌）买马的。三五圈麻将下来，房间里已是烟雾缭绕。童琨对面大赢的大婶还不无得意地哼起了南通小曲。童琨见这架势，只想自己应该把披着的直发拢起来，在脑后盘个髻，兴许这样才能让许泽群和他的父母觉得更可心吧。

麻将打了一夜。虽说先前进来时，那些大婶们表示只能玩一会儿，但对牌迷来说，牌要打起来，就如同开弓放出的箭，停在哪里，根本由不得自己。

童琨的新婚之夜就是这样在麻将台上度过的。童琨要把这样的事实告诉做教授的母亲，清高的母亲要不气得绿了脸才怪。母亲最讨厌的女人做派有两个，一个是打麻将，一个是抽烟喝酒，尤其是打麻将。母亲说，女人打麻将跟那旧社会的小老婆有什么区别？

母亲一向心气高傲，自己事业上不让须眉，怎能容得女儿跟旧社会那些吃男人饭穿男人衣的姨太太似的，而且在这新婚大喜的日子，在众多亲友面前？

天光放亮时，先前说只玩一会儿的几个大婶不好意思了，提议要散，众人这才起来散了。房间里凳子东倒西歪，麻将胡乱散落在桌上、地下，烟头、果壳扔得到处都是，房间里充斥着各种浑浊的气味……

有人想要收拾收拾，许泽群父母又做起了好人，一个劲地摆手说不用了不用了，让群儿找服务员来收。一千人散去，留下一个散了场的麻将馆给新郎新娘。

说是可以找服务员来收拾，这凌晨时分，谁还好意思去找？再说许泽群后半夜就困得东倒西歪，人一走，往床上一歪，就睡过去了。

童琨开了窗，给许泽群盖好被子，硬撑着两只打架的眼皮坐了十来分钟。觉得屋里的异味散得差不多了，才关了窗，小猫一样地偎到许泽群怀里，甜甜美美地沉入了梦乡。